

戴石英

遗著

心中的坟

——致友人的信

复旦大学出版社



风刀霜剑经几场
天上人间两茫茫
半生求索空遗恨
几番梦断思还乡
千滴西窗红烛泪
一片战地黄花香
谁人借我三昧火
再铸一腔热心肠

K825.6

D118

责任编辑 夏 牧

装帧设计 孙 曙

心中的坟

——致友人的信

戴厚英遗著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商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5

字 数 83 000

版 次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5 000

书 号 ISBN7-309-01809-5/I·134

定 价 1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调换。

136925

h

戴原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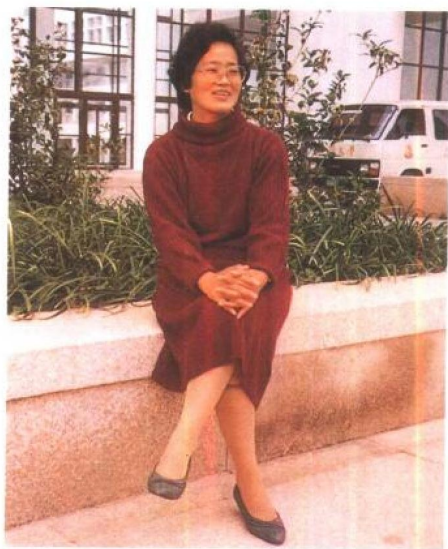


1987年秋于上海家中





摄于198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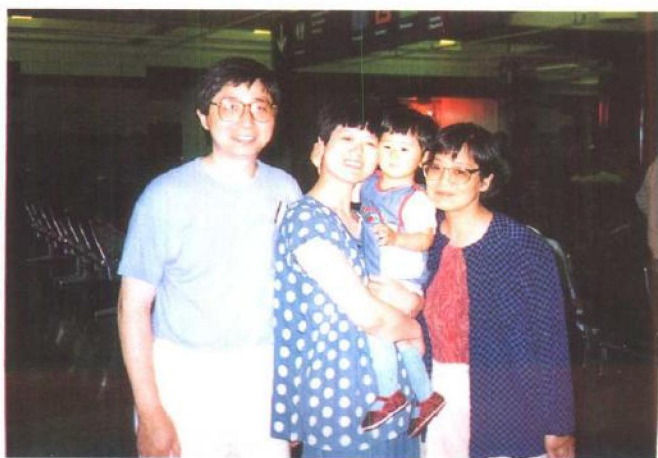
在汕头大学留影



在广东农村



1987年夏在安徽南照老家与爱女戴醒



1993年5月于芝加哥机场与女儿一家合影



在高云教授家合影



与知友吴中杰、高云教授夫妇及作家叶文玲（右一）合影



爱女戴醒与吴杨(高云之女)合影

你问我是否保留着诗人××的作品，说只想写一些他的文字。没有。两时时光，一板刻着有关鲁迅和秋田而迄步以达的像章，还有一个他从非洲带回来的铁罐，一定放在他的写字台上，这成为我的新的创作纪念品了，对了还有一支秋田在四国来信仿鲁迅的钢笔，号数他信中指明给他去。他以后去买那品牌的钢笔，而买了三支，又只小号的，他说这更合适于我。他的创作品都装在他的写字台的最后一层，他死後，被抄家抄去了。如今还在不在，我也不知，因为我已给有关部门问过一切了。解说他早已离开了，而且彻底离开了。

陈明：开他地地怎么这么想，别的人这是七年的来的期望。林明华着这一天，相信他定会如常。如今以他来了，可吕科，却已经得他气他的权利了，我禁禁他，去之的不爱着他，52 接着是爱的色彩，等待着他她习的一天，然而我却得和他爱他的权利了。1940年10月中的4岁苦，你是否可以理解的吧？

但我并不抱怨。我知道最宝贵的“纪律”在我心中牢牢地立
刻立了我的光荣权利。

然而我又不能不纪念他。曾经生活过，时间的痕迹首先留下，
迹，但岁月小，苍白的血色和微蓝的悲哀……（年又5月，时
是不短了。可是在我心里，血色的颜色却越来越深，越来越浓，悲哀的
韵味也越来越强烈。这是国殇，我的城中的经历，使我不能不
为之。咀嚼这悲哀的前味，仿佛也是殷红的血迹。可是，却得不到
利便给他。我写给他花半献给他。我只能用白心~~中的~~的悲哀，
暗黄苦，~~他的~~他的血色，制成一朵朵无色的死花，奉献给他。

七品

新只能够用自己第1张心中的热爱和执着

胡是

目 录

(1) 心中的坟

- 致友人的信 戴厚英
- (97) 我和戴厚英的相识、相交 高 云
- (121) 忆戴厚英 吴中杰

心 中 的 坟

——
致友人的信

戴厚英



〔高云按〕

“文革”期间，除了8个样板戏和1个作家以外，几乎所有当代作家都被打倒，几乎所有当代作品都受到批判，文革结束之后，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1977年底，江苏人民出版社曾约请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些中年教师合写一本重评当代作家作品的书，我和外子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论闻捷的诗》就是我们认下的4个题目之一，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请厚英提供一些有关闻捷的资料。1978年4月，厚英寄给我写得密密麻麻的4个练习簿，里面记述了她和闻捷相恋和闻捷被迫害致死的详细经过，写出了她对闻捷的感情。因为是给我的私人信件，所以无需掩

饰，无需做作，完全是真实感情的流露。

后来因为教师们各忙于自己的胜业，重评的文章都没有写。我们写了第一篇文章《重读峻青的短篇小说》（此文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移发在《钟山》杂志创刊号上）也就没有再继续下去，《论闻捷的诗》的写作就流产了。但据厚英自己说，由于这封信，却引发她创作了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写起小说来。此事在她的回忆录《性格——命运——我的故事》里有所记述：

我本不想回忆与闻捷的那场悲剧，太叫人痛苦。可是1978年春天，当年在闻捷自杀以后来陪我几天的女友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写信来要我谈谈我所认识的闻捷，我自然不能回绝。但是正在发生的闻捷平反风波还使我激动不已，我不敢与她面对面对讨论这些问题，我答应为她写出自己了解的闻捷来。我买了几本小学生练习簿，开始回忆我和闻捷相识相爱的整个过程，写我对闻捷的认识和理解。断断续续，我写了一个星期，写满了几本练习簿。许许多多的情节和细节重新浮现了出来，那么新鲜、生动。

和动人。我的感情一下子调动起来，汹涌澎湃，不能自己。我躁动不安，时不时地自个儿流泪，不论在什么场合。我觉得我还有许多感情需要倾吐，那些练习簿容纳不下了。于是，在把那些练习簿寄给女友之后，我继续写起来。我找出一大叠过去用过的稿纸，翻过来在背面写。所以，我不论章法，没有构想，一口气往下写。整整写了半个月。没有格子，粗粗算一下，足有几十万字。写完，我觉得心里畅快了许多，便将稿子一卷，束之高阁。

这就是后经修改，终于出版了的《诗人之死》。

关于厚英和闻捷的这一段恋情，文艺界议论颇多，是是非非，莫衷一是。直到厚英遇害之后，还有人将此事作为绯闻来描写，实在不像样子。于是我找出厚英的这封长信来，公之于世，使人们了解事情真相。这也算是我对亡友的纪念吧。除了改正几个明显的错字和将几处××改为原名之外，其余悉照原样发表，以存其真。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徐志伟、高若海、贺圣遂诸位同志，他们出于对惨死者的同情，对丧失人性者的

义愤，决定迅速出版此书，以志纪念。

——高云 1996. 9. 15, 写于复旦